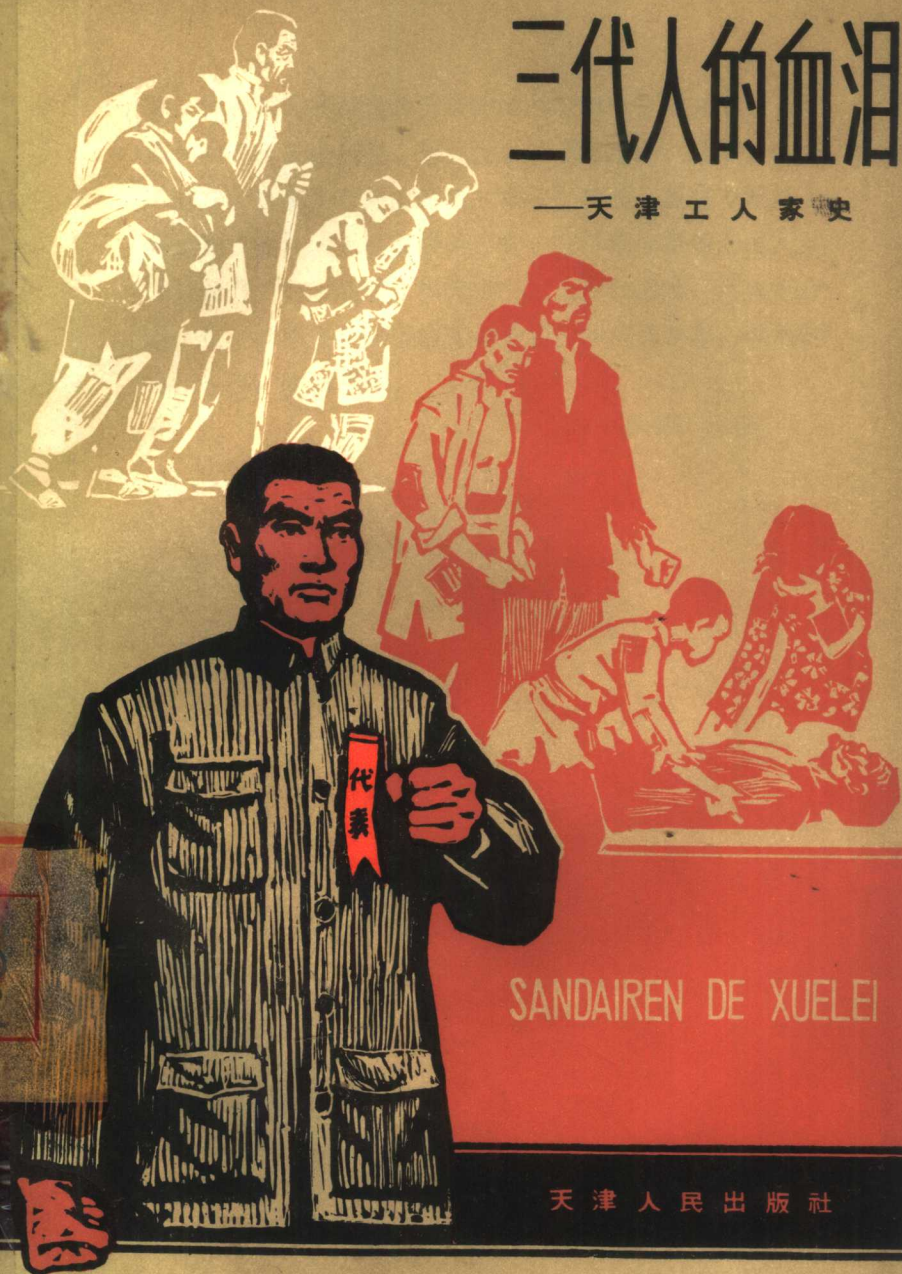


三代人的血泪

——天津工人家史



SANDAIEN DE XUELEI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三代人的血泪

——天津工人家史

本社編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三代人的血泪

——天津工人家史

★

天津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天津市哈密道12号)

天津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津出字第001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★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 2 7/8 字數 52,000

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版

一九六五年四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統一書号 T7072·305

定 价 0.20 元

統一書號：T7072·3

定 价：0.20 元

目 录

在苦难的日子里	魏淑珍(1)
地獄天堂 两个人間	刘德富(27)
三代人的血泪	刘晓珍(40)
我的一家	任大海(54)
我的身世	刘福章(68)
翻身不忘昔日苦	苑广金(79)

在苦难的日子里

国棉二厂女工 魏淑珍

我要永远记住过去，我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在旧社会的悲惨遭遇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是怎么活过来的。我应该先告诉大家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魏淑珍。因为有党，我才能活到今天，才能在这里向我们自己阶级的兄弟姐妹讲我的家史。

一

我是个苦孩子出身，在我还没出世之前，我那一双苦命的爹娘已经在苦海里扑通了多半辈子。现在还是从我父亲的身上讲起吧。我的父亲名叫魏国有，原籍是河北省滄县前里寨村。这地方十年九涝，有点地的主儿一年到头紧抓挠，还是保不住温饱，像我们这样上无片瓦、下无寸土的穷苦人家就更没辙了。我的父亲给外村的地主扛活，常年不在家。我娘魏张氏领着我的三个哥哥还有一个姐姐在家过着艰难的日子。我姐姐大经才六岁就跟着娘拿麦秸掐草帽辫子，为的是赶集卖俩钱儿换点粮食吃。我大哥魏宝成、二哥魏宝文也整天背个筐在漫洼野地拾柴拾粪，或是

給人家放牛放羊。那时我三哥还是个怀抱的娃娃。一家大小就是这样整天忙活，总也填不饱肚子；渾身上下穿得七窟窿八眼睛，和要飯的花子差不多。夏天还好办，到了寒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一家人真是有今个沒明儿。这样一年一年地苦熬着，熬到何时是头，何时是了呵！……

一九二六年上冬，我爹听人说：天津卫那大地面好找事由儿，錢也好挣，至不济，要飯吃也能鬧个肚儿圆……我爹听得耳朵发了热，心也活了。爹是老实人，他倒沒有发财致富的念头，只是想：人是活的，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挪挪窝儿，兴許也能混口飯吃。和娘合計合計，他們俩就带着哥哥、姐姐上了天津卫。

我爹带着一家大小来到天津卫，真是俩眼儿黑搭糊，投亲无亲，靠友无友，只得随着一大帮从乡下流亡到城市的穷苦人在西广开落了脚。

我爹賃不起房子，只好像别的穷哥們那样，买了几根竹劈子插在地下，在竹劈上搭了两領席，又抹上了点儿泥，一家六口就窝窝憋憋住在那里面。安頓好以后，爹就忙着出去卖短儿，我大哥和二哥就去拾毛籃、撿煤核儿，娘也到鋪子里去攪紡綫的活儿。一家大小紧忙活，还是顾不上嘴；再說，已經进了腊月，河水都上冻了，全家人身上又缺棉衣，一个个冻得稀稀溜溜的，实在让人心急。这时娘打听得給人当奶媽能挣几个錢，狠狠心把三哥扔給姐姐大經，自己到宁家大桥宁公館当了奶媽。

我三哥那时还不到一生日，乍一断奶，餓得臉上淨剩

了汗毛，黑夜白日地哭嚎。姐姐見小弟弟哭得太可怜，又沒的給他吃，只好拿块棉花蘸点水让他喂。娘回到家，看看小儿子那可怜样，心就跟刀刺的那样痛。娘正抱着我三哥伤心落泪，老家来的翟大姐来串門，一見三哥那个样，就說：

“瞧把孩子熬克的！孀子，依我說，不如叫孩子逃活命，得俩盘纏錢还是回老家吧。在乡下，热天拾拾麦子，冷天打打柴禾，不比这儿活便的多？这地方多死相啊！”

娘看看怀里的孩子，想想也是，这样下去，未見得能拉扯成人。跟我爹一商議，爹也觉得只好走这条路，就把三哥卖了。中間人把三哥抱走那工夫，我娘搂着我大哥二哥和大姐，哭成了泪人儿。只听说那个人家是作官儿的，是青县人，要带着孩子回老家，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三哥哥一給人，娘成天光哭，宁公館也不去了，她像得了魔症似的老跟我爹哭：“小升子（三哥的乳名）离开天津，我也不能再在天津活下去啦！咱們走，馬上就走，馬上就走！”

就这样，全家由六口人变成了五口人，又回到了老家前里寨村。

回到老家，我爹还是到外村去扛活，我的两个哥哥还是上地拾柴禾，娘和姐姐大經还是在家掐草帽辫子，一切都和从前一样，只是少了个三哥哥。日子一长，愁吃愁喝还愁不过来，娘把三哥就忘下了。第二年夏天，娘又生了第二个闺女，就是我。娘給我起了个名字叫老肥。因为我

生下来又瘦又小，娘說：“瘦得可怜巴巴的，叫个老肥吧。盼她能长得肥实点。”也是在这年，娘把十二岁的姐姐大經送到婆婆家童养去了。家里少了一张吃饭的嘴，作爹娘的还可以少操一分心。

这年，很多邻村闹饥荒。上秋，我們前里寨村来了个逃荒的姓童的老爷爷，我爹在外村扛活时和他熟識的。这老爷爷左手提个瓜蛋似的小包包，右手領个十四五岁的小闺女。他告訴我爹跟我娘：这小闺女是他的孙女儿，孩子的爹娘都得病死啦，家里又顆粒未收。他們爷俩是沿路討要着来到这儿的。他說他知道我爹和我娘都是老实人，想把孙女儿給我大哥魏宝成当媳妇，为的是把孩子安置个地方，他老头子也好奔条活路。这老爷爷唉声叹气地說：他苦熬苦拽了一輩子，沒成想熬到七十多岁，土埋头頂的人啦，却落得这般光景……

常說的，“穷人疼穷人”，娘一听这老爷爷的話，早就难过得落泪了，再看看这小闺女，虽然穿得破破烂烂，餓得瘦筋耷拉，可是双眼皮，大长眼睫毛，长得特別俊，早就爱得不行。这时，娘就說了：“宝成的爹，咱把孩子留下吧。”其实我爹心里也早願意啦，就一口答应了。

童老爷爷亲眼看着孙女儿和我大哥成了亲，才算是了却一桩心事，提起小包包，跌跌撞撞又上路了。从此再也沒有音信。

我們一家子在老家又苦熬了二年，实在呆不下去，只好又奔天津卫。来到天津，自然是又奔西广开，好歹賃了

兩間土壁房住下。我爹和我大哥出去当小工子、扛河壩，我二哥那年才十来岁，长得很瘦弱，还是拾毛籃、撿煤核儿，娘又出去当老媽。白天家里只剩下我嫂子和我。那时我才两三岁，还是个拖着两筒鼻涕的髒娃娃，任事也不懂。我嫂子可是越长越俊，門口儿那些地痞流氓常找上門来，說些不干不淨的混帳話。嫂子胆儿小，哪敢出門，吓得钻在屋里光是哭，公公婆婆回到家她也不敢告訴。

正在这时，娘又生了一个老兄弟，因为坐月子，暫時沒有去跟主儿。这天擦黑，天阴得很，下着小雨。娘隔着窗帘喊：“老肥嫂子，拾拾院里那两双破鞋。”喊了好几声，沒有答应，娘叫我出去找找看。我跑出去喊嫂子，在院里叫，又跑到街坊邻居家叫，都沒有。我跑回来告訴娘：“嫂子沒有啦！”娘一听就急了，也顾不得坐月子，頂着小雨到处找，把嗓子都喊哑啦，再也找不到嫂子。娘一屁股坐在街心，呼天喊地地哭了起来：

“孩子啊，你这一走好狠心呀！你叫爹娘怎么跟你那孤苦的老爷爷交代呀！”

娘哭，我哭得更欢，嫂子沒有啦，娘再出去当老媽，誰跟我就伴儿呀……

我們娘俩正哭着，爹受完累回来了，一看这光景，更是着急，天天出去找，还托人給打听，但是再也听不到嫂子的音信。爹只好唉声叹气地劝我娘：

“死了这条心吧。孩子也許找到好地方享福去啦。跟着咱們也是受罪。”

事情过去一年。这天，我正在胡同口玩耍，一个新从关外回来的老乡走来叫我：“小老姑，这来，看看这是誰的像片儿。”我过去一看，是个烫头发的小媳妇，长得挺俊的。我說：“俺不認識。”

这老乡說：“再看看，这不是你嫂子嗎？”

事情让父亲知道了，急忙把这老乡找来，打听嫂子的下落。原来这老乡去年到奉天給日本人出华工，在街上看見了我嫂子。嫂子托人邀他到妓院去見面，說是有要紧的話跟他說。老乡想法去了。嫂子一見他就哭了，說当初她是上了孙胖子的当（孙胖子騙她說領她去找爷爷），被卖到这儿的。她說她死也不願过这种非人的生活，叫那些王八犊儿打得渾身是伤；她把一張像片儿給了这个老乡，要他回来告訴公婆，想法把她救出火坑。

那老乡話还没有說完，我娘早掌不住抽抽噎噎哭了起来，說：

“可怜的孩子，还想着咱們呢。宝成他爹，救她吧，想法救出她来吧。”

我爹一听，儿媳妇是被孙胖子拐走的，登时气得臉色煞白，咬牙切齿，发誓要跟孙胖子拼命。原来这孙胖子就在西广开住，是个远近聞名的破鞋，生着一臉橫肉絲子，又黑又胖，却爱俏，脚上老是穿双小白鞋，脑袋上梳的大盘头却纏滿了紅綠絲綫儿。她販卖人口，在这一帶无恶不作，沒人敢惹。我們一家子在这块儿老实得出了名，从不沾这些坏人的边儿，現在竟骑上脖子来痾屎，爹想想不拼

命真是活不下去了。

第二天，我爹就跑到衙門把孙胖子給告了。沒去之前，爹发狠地說：“我要給这一方除害，不光是为了咱的孩子！”可是第一堂回来，爹耷拉了脑袋，一声不响；第二堂回来，爹唉声叹气，摔打正在啼哭的老兄弟，把我吓得躲得远远的，不敢吭气；第三堂回来，我那剛强的爹臉色惨白，一头扎在炕上，只听他說：“宝成他娘，这事咱別告了，这个世道沒咱穷人說話的地方！”

爹这一扎头就沒起炕，只过两天，就得了夹气伤寒死了，临死只說得半句話：“宝成的娘，我好恨……”

我大哥丢了媳妇心里本就很难过，現在父亲又为自己的事眼睜睜被恶霸气死，他越想越对不起老爹，白天哭，黑夜也哭，把两眼哭得肿成了大鈴鐺，先以为是发眼了，穷人哪把发眼当回事，他仍是难过，仍是啼哭。这天早晨，大哥从炕上爬起来，睜眼一看，眼前黑糊糊的一大片，任嘛东西也沒有，他寻思，是头晕上火鬧的？使勁把眼揉搓揉搓，再瞪着眼看，还是一片黑糊糊。他心里一急，要下炕，一脚踩空，跌倒在地上。从此，我的大哥成了个双目失明的瞎子。

大哥瞎了，不能出去受大累。二哥就要担起养家的担子，賃了一辆破胶皮要去拉車。可怜我二哥，那年才十三岁，空长个大个子，又瘦又弱，哪拉得动？远地方他又不熟悉，可怎么办呢？我大哥也是个剛强人，就說：“瞎是瞎了，可不能吃閑飯，当累贅！老二，你拉車，我在后面

推，这天津卫我哪儿都干过，我给你領路。”这样，我的两个哥哥就出車了。別看是两个人又推又拉，有錢人怕伤“体面”，还不願坐他們的車哩。常常是，两辆胶皮一块儿搶生意，結果总是我的两个哥哥被人家刷下来。有时就是只他們这一辆胶皮攬座儿，顾客也是皱皱眉，摆一下手不坐。像这样，还要給車厂子老板出車分儿，能买棒子面的錢就很少很少了。实在拉不来錢，也不能睜眼挨餓呀，瞎大哥就叫我拽着他到西車站去要飯，要点臭臭烘烘的殘羹剩飯，就合一頓是一頓，就合兩頓是兩頓。

娘見实在沒法維持，又到宁公館当老媽去了。家中只剩下我和老兄弟老偏。那年我才四岁。白天我抱着老兄弟在胡同口呆一天，好容易盼到晚，娘回来了，娘給捎回点人家吃剩的点心渣子，喂喂弟弟，这一天就算交代了。

为了等娘，不管好天坏天，我都領了老兄弟到胡同口轉游。老兄弟哭了，我就哄他：“瞧，咱娘来啦，給老偏捎好东西来啦。”

有一天傍黑，刮着大風，天气非常寒冷，我还領着弟弟在街筒子里等娘，街坊邻居看見都喊我：“唉，真是孽障，快家去吧。看把孩子冻着！”我說：“老偏要等娘，回家他哭啊。”我們沒有回家。

果然，又出事了，到夜間，老偏就发起高烧来，燒得昏迷不醒的，燒着燒着，忽然抽搐起来，抽搐一陣之后，紧接是“吱吱”尖叫，直直鬧了一夜，全家人只好干瞪眼看着。到早晨，弟弟开始安靜下来，娘又去宁公館了。可是，

娘剛走不大工夫，老兄弟又抽搐起来，不久就气絕身死了。

我只怕娘伤心难过，等她一回来，我赶紧趴在娘身上，把臉貼着娘的怀，一双手摟住娘的腰，要哄娘。哪知娘一声也沒哭，只噙着滿眼的泪花說：“这样更好，沒墜我腿的了。”唉，在当时我哪懂得娘这句话的辛酸？哪懂得娘的泪是向肚內倒流？还只当娘真的想开了呢！……

二

瞎大哥跟着二哥推了几年車，二哥就不让他帮忙了。大哥叫我到鋪子里領些棉花来紡綫。这时我已經八岁了，也跟着大哥一块儿紡。瞎子大娘看見，就夸我：“魏娘，瞧你的闺女多灵巧，小手儿紡綫紡得好溜呀。”娘听了，就叹气說：“这也是生活逼的啊！”

紡綫得坐在地下紡，一紡就是一整天。日子长了，成年人都腰酸腿疼，像我这样的孩子更頂不住啦。慢慢地我就站不起来了，勉强站起来，也得扶着墙根走，两条腿从骨縫里向外疼，疼得呲牙咧嘴的，可我不敢在娘的跟前露相儿，更不敢跟娘說，怕娘听了难过呀！

經過数不尽的腌心事，又长年累月吃不飽穿不暖，娘的身子骨儿已經糟蹋得够呛了，可是她还硬撑着在宁公館当老媽，一直当到我九岁那年，娘得了一场很厉害的热病（伤寒病），公館的太太怕傳染，把娘辞掉了，从这，娘才呆在家里。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已經占領了天津，穷苦人

的日子更不好过，棒子面都吃不上，果仁餅、山芋干还得起五更去挨个儿哩。轉过年来，有很多孀子大娘都往工厂跑，她們不願意上鋪子里領活儿干了。那黑了心的猴儿崽子掌柜的說是让你紡一斤棉花，拿回家来秤一秤，二斤还冒头儿呢。換个鋪子試試吧，天下老鴿一般黑，“大肚子弥勒佛”比黑了心的猴儿崽子掌柜心更坏。紡綫簡直掙不上吃喝。人們說：“他們就是喝咱血，扒咱皮，也不給他干啦，上工厂去！”

那年我剛滿十岁，也裹在人流里进了岸和田工厂。

· 每天早晨，娘把一小撮豆皮或是一小块果仁餅塞在我的衣兜里让我帶着，算是午飯。吃午飯那时候，看見別人都拿出东西来吃，我也把果仁餅从兜里掏出来，剛要往嘴里送，一下子想起娘来：娘給我們分完吃的之后，那淺子里連点渣儿也沒剩，娘这一天沒的吃呀！这时候我的嗓子眼里像堵上了什么，肚里虽然咕呱乱叫，可連口水也不想咽了。我把果仁餅塞回衣兜又去干活儿。回到家一看，娘果然餓着肚子等二哥呢，等他拿回拉車的錢好去买豆皮儿。我心一酸，赶紧从兜里掏出那块果仁餅，装出乐呵呵的样子說：

“娘啊，你先吃这块吧！”

娘問我：“給你的，为嘛不吃？”

“娘，你吃吧，別人給我东西吃啦！”我哄娘說。唉，都是些穷人，我怎能吃別人的呀？人說“家貧出孝子”，孝不孝的不管它，我們穷苦人家的孩子倒是懂事早，是叫艰

难的日子逼的呀！

这岸和田工厂是日本人开的厂子，日本人顾不过来，不常进車間，那些小把头却一天到晚在車間晃蕩，见我年少好欺侮，整天打我罵我，我就像个人球似的，任人踢来踢去。强忍着干了一年，娘见我实在受屈，就不让我去干了。

回到家里，我仍跟着娘和瞎大哥紡綫儿，有时也去割絨、擇鋪衬，攬上嘛活是嘛活儿，实在沒活儿干就去拾毛籃、撿煤核儿。赶上阴天下雨，領不来活，瞎大哥就叫我拽着他去要飯。日子确实难呀！

这时，人們又在嚷嚷：有个織洋袜子、扎衬衣的万松洋行招女工，还說那儿倒是不老打人的，娘忙着叫我跟着人們去了。

剛去倒还好，沒有挨过打，就是每天搜腰特別严。有一天下了班，管搜腰的馬大姑对我說：“你到前头大桥底下等我去，有話跟你說。”

在那大桥底下沒有人的地方，这个吊眼角的姪娘們向我說：“跟你說个事，以后見天見下班出来，你得給我偷綫。不叫你白偷，一定不打你，也不叫別人打你。听見沒有？”

我一听登时就楞神了，別看我穷里生，穷里长，长到十来岁，可从沒偷过东西呀！馬大姑见我怵怵憚憚的，一下子变了臉，眉梢眼角吊得高高的，强压低了声音說：

“是我搜腰，你怕的嘛？告訴你，要是不听话，我就跟

日本人說去，不让你干啦。瞧瞧你，又瘦又小，到这儿工作的有你这样儿的嗎？哼，我要是一說呀，日本人一准开除你！”

这一吓唬，我沒了主意，只好点头认可了，我多么害怕他們不要我呀！真是，我这样瘦这样小，能混上厂面儿实在不易！

从此，我天天給馬大姑偷綫，每天下班，我把綫纏在腰上，或是装在褲兜里，到牆子河大桥下等着馬大姑来拿。

每天这样，我也习以为常了。一天，我又在腰上纏了綫往外走，走到离搜腰不远的地方，我才看見馬大姑每天站的那儿換了另外一个人，心就“崩崩”地跳开了，往回走吧，干活儿的屋子早上鎖了，心說也許馬大姑跟这个人打招呼了，翻出来不碍事的。我就壮着胆子走过去，一下就叫这人翻了出来，立刻就被扯了一頓嘴巴，然后筋斗趔趄地把我揪到后院那个打人的地方。日本鬼子大喊大叫地让人剥了我的棉袄，渾身上下只剩一条褲衩儿，倒背双手把我綁在挂着冰凌的大树上。这时正是阴历十一月的夜晚，天干冷干冷的，把我冻得渾身青紫，磕打牙儿，脑瓜子都失去知觉了……也不知又捱了多长时间，忽嚕嚕一帮打手来了，拿鞭子把我好一頓抽，直把我抽得皮开肉綻、血忽淋淋。边打还边問：“說，偷几回啦？說！”

我心一橫，把馬大姑让我偷綫的事都說了出來，这样日本鬼子才把我放下来。我摸到家門，鸡就叫第一遍了。